

[长篇小说]

像那 八九點鐘的太陽

何立伟◎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像那九點鐘的太陽

何立伟◎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 何立伟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2-0859-4

I. 像…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079 号

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XIANG NA BAJIUDIAN ZHONG DE TAIYANG

何立伟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20 印张 28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02-0859-4/I · 825

定价: 23.8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反标·1

军代表老莫咳过嗽、吐过痰、考察过痰的颜色，之后就是将目光如探照灯一般朝整个礼堂里黑压压的人头横扫了一遍。仿佛这一扫，就像照妖镜一般把妖怪照出来了。

第二章·上吊·23

师傅王胖子抽着南桔烟，老道地说，有的妹子好看不好用，有的妹子好用不好看，又好看又好用那是盘丝洞里的妖精转世。反正妹子一定要肉多，“当然也不要多得像我这样”，胸脯一定要大。“当然要大得比老子好看”。

第三章·裸画·42

“李小二你你你晚上做贼去了还是怎么搞的？你跟我起来你！”于是揪小二的耳朵。揪得小二枕头一移，看见了下头的人体素描。封面上头就是一个俄罗斯裸女，坐在铺着绒布的写生台上，奶子高耸。

第四章·窥视·65

小二跟薛军还有猴子，偷看过急宰间的女工洗澡。对于小二来说，他是头一回看到女人洗澡，七八个女工，七八个白生生的裸体，在一片水蒸气里肉光滋滋，几多神奇又几多刺激！

第五章·断送·84

当时小二躺在一片黑暗里发呆走神，突然只听得蔑筋墙碰得咚咚地响，仿佛有人以为墙上有门，拼命地敲打。他还听得隔壁赵丽萍压低了声音喊：“谭世民，谭世民，你这个流氓！”

第六章 · 夭折 · 106

晚霞如火光冲天。突然，小二听得刁小三惊恐地叫着桃子桃子。刁小三歇斯底里地喊：“救命！救命啊——！”声音极其恐怖。

第七章 · 闯祸 · 129

姐姐越说越气，越说越被自己想象的情景吓住了。小二也觉得他跑到疗养院去看爸爸确实有点不对头。他可能害了爸爸。这时厨房的门被突然推开，妈妈的黑色的剪影框在了门框子里。

第八章 · 调离 · 156

“施技师，你今天看上去好像有什么事蛮高兴啊你。”小二一边做事一边跟施技师说话。“是吗？你看出什么来了吗？没什么事高兴。我就是这样的人，想高兴就高兴。”过了一会，施技师忍不住了，不打自招道：“晓得吧，姓贺的要走人了。”

第九章 · 心病 · 180

他看到女人在画室里弯腰，屁股翘到天上；他看到女人一丝不挂地跳舞，腰肢婀娜；他看到有的女人骨盆小，有的女人骨盆大，他同样喜欢女人的骨盆大，坐下去屁股有体积感。

第十章 · 参军 · 209

他突然大叫一声，抽出脚来，一股臭气冲天而起。施技师一只脚的袜子上沾黄染绿，他看一眼，恶心得眉毛鼻子拧成一团。“这是谁啊？谁啊？在我的套鞋里灌了屎！臭啊！缺德啊！”

第十一章 · 私奔 · 245

朱小娟猛地一跳，挣扎开他的手，甩了他一耳刮子。然后退到窗子边上，手反在身后，愤怒地望着他，然后低低地但是有力地说了句话：“不许你碰我！永远不许你碰！”

第十二章 · 大火 · 277

没盖盖的那桶乙醚先被点燃，一个大火球冲到了房顶上。王胖子师傅脱下工作服笨笨地四处扑打。工作服顿时就被点燃了。香香冲到门外，用恐怖的声音大喊大叫：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啊！

尾声 · 308

小二眼皮一睁，眼前一亮，仿佛一道白光在鼻子跟前无声地爆炸——秦娜倒的上身裸着，白生生的，在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下毫光闪闪，恍如璧玉……

第一章·反 标

1

李小二如今已两鬓斑白，但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遥远春天的下午，政工科的陈干部阴阴地朝他走拢来，手指一伸，说：“你，跟我来！”然后转身就走。后生子李小二当时什么皆没想，把白工作帽拿在手里，懵里懵懂，跟在陈干部屁股后头就走出了制药车间。他们一前一后，穿过冷库的压缩机房跟配电间，穿过明晃晃的铁轨跟工会楼下的大澡堂，走到望得见肉联厂革委会办公楼红屋顶的灯光球场旁，只听得一阵哄闹声陡地从身后传过来，像是有一车砖头，突然从翻斗里“哗啦”一家伙被卸下地。李小二扭头一望，就见从竖着高高冷凝塔的冷冻车间林荫道上飘出来了一条人影，后头又紧跟着追来一条人影，相隔不到十米，二人速度相等，于是距离始终相等。而后头那条人影的后头，则是跟着好大一堆人，哄闹声便是这一堆人发出来的亢奋的嚣叫。小二眼尖，望到跑在前头的是他们制药车间的技师贺光

雄，上海人，个头很大，又爱打篮球，所以跑起来有点运动员模样。只是他脸上罩着分明的恐惧，头也不回地就朝小二这边鼠窜过来，气喘吁吁，满面溅珠，狼狈无比。后头的那位小二也看得清，名叫施学稼，同样是制药车间的技师，与小二还是一个寝室的，南京人，个头要小得多，所以跑动的幅度要夸张得多，一手划动，一手举了把最大号的扳手，满脑壳闪亮着汗粒同仇恨，端的是要取人首级的架式。

“有种不要跑啊你这畜牲！”施学稼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南京腔吼着，妄图缩短距离，以便手中的扳手够得着“畜牲”的后脑壳。

“畜牲”不搭话，只管在前头狂飙。他晓得答话会影响速度。这个时候，速度就意味着安全。当然，速度也意味着后头跟着的那群看客看不到更有戏剧性的高潮。

李小二的右边有个废弃的喷水池。贺光雄围着斑驳的圆池转，脑壳微侧，拿眼睛余光观察荆轲似的施学稼。一个不留心，踩到一小块砖角，趔趄一下，差点摔倒。这就影响了速度，使得“荆轲”行刺的距离迅速缩短了一半。“荆轲”得到鼓舞，一手划动得更快，一手将扳手举得更高，心急火燎地等着最初的或者也是最后的一击。

如果我是施学稼，我就会有把握地将手中的扳手甩出去。我小的时候很崇拜《水浒》里的没羽箭张青，常常弯腰拣石块瓦片朝街上的猫狗鸡鸭射去，终于练得十投九中。“文革”中我们院子里一群细伢崽，父母皆被打成走资派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没人管，又不上学，闲得无聊，就在后院一块坪里打跪碑。十米远的地方立着半块砖，我们拿石子掷过去，击倒了那砖头，叫谁跪谁就得跪下来。这是游戏的规则，也是游戏的迷人处。我基本上是百发百中，所以谁也不敢得罪我，否则他男儿膝下有黄金的信念就会顷刻瓦解。我们后来跟街上的那帮小流氓打混仗，我飞身爬到屋檐上，揭了瓦片作飞镖，唰唰唰，指谁打谁，打出一片哭爹叫娘的精彩来。所以我不是吹，若我是施学稼，这一扳手脱手而去，他贺某人油光水滑的后脑壳必定绽开一朵像学毛著积极分子胸前佩戴的大红花来。

但施学稼显是没有我这样的本事同气魄，他只是两脚鸭子似的划

得更快，以图够得着痛下杀手。前头的“畜牲”又是一个趔趄，终于摔倒在地。荆轲，也就是小二平时呼的施技师，逮着想爬起来的贺光雄，也就是小二平时呼的贺技师，把扳手从额头前划到了肩膀后，吓得后头跟着跑来的几位女工厉厉一叫，同时把眼睛捂起来。她们原是想来看喜剧，没承想看到的是悲剧。她们想完啦，出人命啦，天塌下来啦，地陷进去啦！却是只听得施技师骂骂咧咧：“跟老子站起来！装傻啊你这畜牲！老子今天叫你脑袋瓜子开花啊你这畜牲！”女工就把眼睛怯怯睁开来，只望到施技师把扳手在天空中划来划去，被呼做“畜牲”的贺技师则一手做成一个怀抱红宝书的姿势，一手扣在施技师揪住他衣领的手腕上，像是哀求又像是抗拒地说：“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老子今天不砍死你老子就不姓施你还不要不要！”施技师拿南京腔恨恨地吼，又再次把扳手从额头前划到肩膀后，这一家伙势必要劈下来，天上出彩霞，地上开红花。

不料一只衣袖挽到肘关节处的青筋大手从后头猛然伸过来，一把夺住了天上的扳手。

“搞什么噯你们两个！什么名堂噯光天化日！”手的主人老武一把夺过来扳手，气愤得一张团脸上酒糟鼻子一派酡红。他是制药车间的支部书记，只念过小学，说起话来经常是没头没脑，又声如炸雷。“松手！松手！走！回车间里去跟我！深刻反省跟我！”

众人刚才还是嚷嚷的，这一下亦是安静下来。可能是武支书平息了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一颗心落了地；也可能是想看的高潮没看到，懊恼得没话说。

“他想杀人武书记，你郎家要主持公道啊。”“郎家”是长沙方言“你老人家”的拼读，贺技师学会了这个词，捋捋白的确良衬衣领子，对天上掉下来的救星说，又一脸无辜模样。

“老子杀了你都不解恨你这畜牲！”施技师趁人不备，挥了一拳打在贺技师的额头上。那拳是飘的，打是打着了，却无甚力道，像是曹孟德脑壳痛，他讨好般地捶了一捶。



“好！好！”贺技师反而得了胜似的叫起来，“武书记你郎家看到啦，当着你郎家的面他都敢动手啊！”

众人又来了情绪，总算没有落幕，总算这场戏还有看头。于是又一阵嚷嚷，像是喝彩，像是锣声同鼓声。

小二还想看下去，但是站在他身边的政工科陈干部却催起来：“走吧走吧，看什么看，军代表还在办公室等你咧李卫红！”

他喊的是一般人不喊的李小二的大名。

“就走，就走。”小二答着，边走边扭头看热闹。他把白色的工作帽顶在右手食指尖上旋圈圈，又迈着卓别林似的外八字脚，有点重心不稳的模样，有点吊儿郎当的模样。

军代表老莫这时正在桌子前抽烟、咳嗽、翻看记录，点着脚，像是跟一支进行曲打拍子，同时等着他根本不认识的李小二。

那是公元一九七一年的四月天，肉联厂围墙外头春光一片。水田里是刚插下的新秧，阡陌上四处可见斗笠蓑衣赤脚汉，太阳在脑壳顶上又如铜锣般响亮无比，通往湘江河堤岸的土路两侧开满了高高低低的杜鹃同桃花；风贴着水面同柳丝暖暖吹过来，叫人体里的睾丸酮跟肾上腺素蓬蓬勃勃如野草丛生、流光乱舞。那一年，小二才十七岁，是进厂不到半年的小学徒。他小学时大名李学谦，一九六七年夏天他父亲下“五七”干校之前替他把名字改过来，叫李卫红。这名字有保卫红色政权的意思，属于那个时代的时髦，就好比如今你取个网名叫贝克汉姆一样。因为行二，上头一个姐姐，李卫红小名于是就叫李小二，或者更惜墨如金点，就叫小二。车间里的师傅们晓得了这小名，觉得叫起来亲切上口，就只管小二小二这么叫，倒是把他的大名忘记了。刚才陈干部说走啊走啊，李卫红。他先还愣了一下，仿佛是叫着别人。他就是这样不习惯人家叫他大名了。

沿一道斜坡朝一座小山上走，一幢两层的楼房在一片蓊茂的梧桐树叶间闪出了窗玻璃的光亮跟屋顶的红色。肉联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由苏联专家援建的，所以这小山上就有一幢很洋气的专家楼。栗色

卷发的老毛子身上的伏特加味加上狐臭味早已荡然不存，于是这幢楼就成了厂革委会的办公楼，有高高在上的意味——过去是技术上的高高在上，如今是政治上的高高在上。楼房旁还有一排低矮平房，约有五六间房子，小二听师傅王胖子说这房子经常关一些人，由政工科同保卫科的人以及一条大狼狗昼夜守着，连吃饭也是叫人送上来。

“关的是什么人呢？”小二问过王胖子师傅。

“那还用问，”师傅答着，朝肺部吸入一大口呛人的南桔烟，“当然是政治上头有问题的人嘛。”

“哦——”，小二点着额头很突出的脑壳。凡是他明白的，他就“哦——”；凡是他不明白的，他同样“哦——”。他反正是傻里傻气懵里懵懂没头没脑的李小二。

小二是头一回到革委会办公楼来，走上台级就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静静扑来。刷着板栗颜色油漆的木地板被拖把擦得干干净净，可把鞋跟声音闷闷地放大若干倍；墙上标语，写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私批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类的口号，白底子红仿宋，抢眼目。小二听到楼上有人咳嗽，轻轻的三两声，却是清楚得不得了。小二感到气氛不对，而且就想叫老子到这样的地方来是做什么。陈干部说：“上去。”小二回头，见陈干部朝他扬扬手。他于是手扶栏杆上了楼。“左手。”陈干部又说。他于是朝左手走。走到发出咳嗽声音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时，陈干部又说了声：“进去。”小二感到陈干部这样跟在他屁股后头，并且是这么冰冰冷冷来说话，他好像成了个被押解的囚犯似的。但小二来不及细想什么，手已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他是个行动永远快于思想的家伙。小二看到了那个咳嗽的人，就是军代表老莫。小二进厂的头一天，就是老莫在灯光球场上给他们一群新学徒训的话。训过些什么倒给忘记了，印象深的是他说话急了就咳嗽，然后朝地上吐痰，然后察看痰的颜色是否像花朵一样鲜艳。

“他来了，李卫红，新进厂的学徒，也是大前天晚上当晚班的。”陈干部从小二屁股后头趋上前，朝军代表禀报，声音是软软的，完全



不像跟小二说话的模样。

军代表嗯一句，又咳嗽一声，然后直视小二，仿佛要检查这个额头很突出的小家伙肺部有不有阴影似的。

“你叫李卫红？”军代表问，身子朝后一仰。

“车间里的人都叫我小二。可以——坐下来吗——我？”

军代表朝陈干部丢了个眼色，陈干部就搬过来一把靠背椅，牙咬咬的模样道：“坐！”

“找我来是——？”小二把工作帽丢在军代表的桌子上，屁股一挨椅子就问。

陈干部打断他道：“叫你开口你再开口，等军代表问你的话！”

小二就忿忿地想，他妈的看施技师同贺技师打架几多有味，现在看陈干部同军代表的样子几多没趣。他眼里就幻幻地飘过了一会划到前头一会儿划到后头的那只天空中的扳手。他觉得施技师真是没得卵用，要打不打，装模作样，比娘们都不如。于是心里头涌起了一股遗憾同鄙薄。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哎？”军代表老莫欠了欠屁股，问道。小二正打算答“我怎么晓得”，忽然闻到房间里一股巨臭，差点熏得他闭过气去。

“好臭啊啧啧啧啧！”小二抓起工作帽在鼻头前左右扇动，跳起来，朝军代表大声道，“打屁吧是你？”

2

小二从革委会办公楼台级上下来，望到有个黑大汉在平房前的土坪上给一条大狼狗喂肉吃。小二走拢去想看看，黑大汉抬起脸来望到小二，呵斥道：“走开！走开！”

“看都看得不得啊你？”小二觉得此人好凶，心下颇不服气，脑壳仰起来。

“这里不准东张西望，走开！”黑大汉再一叫，狼狗也跟着叫起

来，吓得小二一闪，到了一棵树底下。

小二快快地迈着外八字脚朝坡下走去。陈干部不在他屁股后头跟着了，陈干部留在了办公楼里。“你妈妈的，逼样子！”小二在心里头骂了陈干部一句，弯腰拣块石子，正准备射一棵停满了麻雀的梧桐树，却看到有个人朝他肉颤颤地走过来。小二认得，来人姓何叫何翠，小名何仙姑，又矮又胖，五官倒还生得好，是肉联厂革委会红太阳广播站的广播员，每天厂里上下班的时候，高音喇叭里就是她的碎玻璃一样尖厉的声音满天飞：“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然后是拍话筒试音的“嘭嘭”声，然后是“向前向前向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再然后是“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跟着是每天一条的毛主席语录，再再然后，才是肉联厂抓革命促生产新闻。有一回广播完了，可能何仙姑以为话筒关上了，隔了半分钟，高音喇叭里忽然是她尖厉一叫：“吓我一跳咧！”然后是拍打胸脯的一片肉响，“啊呀啊呀窝心都冲到喉咙里来啦！”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想死你啦小妖精！”

男人是山东口音。

全肉联厂的革命同志们皆晓得，操山东口音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军代表老莫。

接下来的声音很复杂，很神秘，响动很大，小二搞不明白，只看到师傅王胖子夹着南桔烟咧开嘴巴哑哑地笑。“笑什么，王师傅？”王师傅扬了扬手：“莫吵莫吵，听！”脑壳歪到一边。小二就说“哦——”，听到广播里的山东口音说：“哎，小妖精，关了开关没有啊？”接着就是何仙姑一声巨大的惨叫：

“还亮着红灯咧！”

然后，“嘭”的一声，天空无限安静。

从那以后，肉联厂的革命同志们皆晓得了何仙姑同军代表是什么关系——当然，小二除外。小二那时候混沌未凿，什么皆不明白。

小二想起这桩事来时，何仙姑已与他擦肩而过，望都没望他一眼。小二倒是站住了，回头一瞥，见何仙姑走路一扭一扭，屁股磨盘



大。小二脱口而出：“啊呀！”显是奇怪一个女人的屁股何以有如此规模。小二想，哪张凳子给她坐，哪张凳子可就遭殃啦。

小二又继续朝坡下走，回他的制药车间去。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老子就是不讲老子，老子又不是甫志高老子。”小二是想起了刚才的情形。“把老子喊到这里来问这问那，态度好点老子还想得通。你妈妈的，把老子当阶级敌人一样！”

小二想起军代表同陈干部的模样，想起革委会办公楼里的那股肃杀之气，心里头就来火。

这两日，因为出了一桩事，把肉联厂上上下下搞得很紧张。事情是这样的：大前天的晚上，冷冻车间压缩机房有位值夜班的工人上厕所，尿没拉完，一声“啊呀”，端着那条肉虫就冲出了厕所门。简单地说，该人在斑斑驳驳的墙上发现了蓝色粉笔写的反动标语。简单地说，这就是老莫后来说的反标事件。简单地说，反标写的是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谁写的呀？我们请他自己自觉地承认。中国有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奉劝这位喜欢沉默的人自己站出来。爆发也好，死亡也好，哎，你跟我站出来！”

出现反标的第二天上午，肉联厂紧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毛泽东思想军宣队的代表老莫一边咳嗽一边在台上作了两个钟头的报告。上面就是报告中的一段话。说这话的时候，军代表老莫咳过嗽、吐过痰、考察过痰的颜色，之后就是将目光如探照灯一般朝整个礼堂里黑压压的人头横扫了一遍。仿佛这一扫，就像照妖镜一般把妖怪照出来了。会场里先是一静，接着是一动，三千来张嘴巴发出了乱糟糟的声音，谁也不晓得谁在说些什么，礼堂成了个被人捅了一竹竿的巨大马蜂窝。

军代表老莫咳嗽一句，拍桌子吼道：“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军代表老莫对安静下来的会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军代表号召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广大工人阶级揭发隐藏在肉联厂某个阴暗角落

拿粉笔书写反标的沉默的阶级敌人。“我们一定要查它个水落石出！让一小撮阶级敌人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然后军代表老莫对站在主席台一侧的政工科陈干部丢了个眼色，陈干部又对旁边站着的何仙姑丢了个同样的眼色，何仙姑就撅着磨盘大的屁股扭到台前，踮起脚，举起手，领头呼喊革命口号：

“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撼山易，撼无产阶级红色江山难！”

“打倒帝修反！”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

礼堂里回音嗡嗡，振聋发聩，仿佛屋顶要塌下来。

小二坐在人群里，听到身旁师傅王胖子呼口号呼得怪里怪气，他是跟着怪里怪气，大有一种课堂上起哄老师的刺激同快意。

从开大会的那天下午开始，政工科同保卫科的十几号人马就忙着分头找人谈话、排查，一脸的敌情严重同过节般的兴奋。理所当然，出事当晚那些上晚班的人成了重点盘查对象。

小二恰好那天晚上当晚班。

小二在制药车间是新产品试制组的，那天晚上跟着师傅给猪脑垂体后叶作最后一道提炼工序，完了之后就要送针剂班去灌封，在无菌操作间里一安瓿一安瓿灌成脑垂体后叶注射液。这是一种催产针，专给产妇用的。但是有天上午饲养车间的兽医余大个跑过来，满头大汗，说不得了不得了，有只母猪难产，没得药了，赶快帮个忙，跟贺技师讨了一盒两毫升十安瓿装的小试样品针，转身就跑。中午小二跟贺技师到食堂吃饭，迎面碰到余大个，一米八几的兽医像个细伢崽似的笑着举起两只手，把食指搭成个十字，嚷道：“生了！生了！十只嘍！”原来他把人用的剂量加大十倍，亦就是把那一整盒的剂量，统统注射到难产的猪屁股里头去，结果产下了一窝猪崽，数一数，有十只。贺技师拍拍小二的脑壳，拿上海普通话说道：“我们的针剂还是



蛮有用的嘛！你看余兽医像不像个刚刚做了父亲的样子呢？”

那天晚上当班的除了小二，还有王胖子师傅、施技师和一个女工刘大姐。政工科的陈干部负责制药车间的调查，头一个找的是施技师，最后一个找的是李小二。施技师从革委会办公楼里回来时，一脸涨红，用南京腔跟王胖子说：“扯淡嘛，跟我有什么关系？”王胖子笑笑道：“你一副全世界人民都欠了你的账的模样，不找你找哪个？”话音刚落，就见陈干部阴阴地走过来，一脸威严，指着王胖子的鼻子道：“你，跟我来！”二话不讲，转身就走。

小二他们是三班倒，这天正好转成白班。王胖子师傅被叫走，施技师就吩咐小二同刘大姐到地下室去拖一桶酒精和一桶乙醚上来。他们正在试制一种叫做细胞色素C的针剂，基本原料是猪的心脏，临床用途是脑细胞缺氧。施技师坐在铺了黑橡皮胶垫，上头摆满天平、量杯、烧瓶、酒精表以及分析仪和PH试纸的桌子上翻看一本英文版的药书，手旁还摆了本牛津大辞典。

“放那边放那边放那边。”他挥着手指挥小二同刘大姐。这时贺技师从门外走了进来，见施技师也在，愣一下，不敢看他，弯腰打开试剂柜，从下头一排英文药书里抽出一本砖块厚的精装书，夹到胳膊窝里就要走，施技师拿南京腔断喝一声：“不要拿走！”贺技师转头解释道：“我翻译点东西。”

“不要拿走！”施技师又是同样的一声断喝。

“我就是翻——”

“我说了，叫你不要拿走你就不要拿走！”

施技师是南京药学院毕业的。他老婆朱小娟是他同学，刚刚从南京调到肉联厂化验室当化验师才半年，人长得精精致致。小二只晓得师傅们背地里叫她“南京驴子”。小二晓得这可不是一个好名字。我来解释一下：在我和小二共同生活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上世纪长沙城里，上世纪的人们把作风不正裤带又很松的女人皆叫做“驴子”，如同外地人叫“破鞋”，或者“公共汽车”。南京驴子既然是驴子，那就要与什么家伙交配，小二于是听说了，她的交配对象就是贺技师。贺

技师不是学药学的，是上海水产学院学水产学的。生物制药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人聪明，英文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业务能力上反而比施技师还要强得多。光是这一条，施技师就有些嫉恨他。何况他还同自己的老婆交配过，又有辱妻之恨。于是只要见到贺技师，他就专要来找碴。他蓄意要挑起一场打斗来，他要把这个专业上加感情上的敌人打他个屁滚尿流，百孔千疮，没脸做人并且内分泌失调。但他自知凭体力他是打不赢的，因贺技师爱体育，篮球又打得好，体格健壮，而他偏生矮小瘦弱，力气甚小。他于是跑到城里的新华书店买回来一本擒拿格斗的书，照着上头的招式每天练。小二跟他同寝室，经常被他拖来做贺技师的模拟替身。

“你来，朝我左脸打一拳。”

或者，“你来，朝我右脸打一拳。”

小二照他说的打过去，却被早有准备的他接住，照书上的招式反扭过来，然后膝头一顶，小二就摔到床沿边上，眼睛里冒出了一大把星星。

小二说：“下这么重的手啊你？把老子当靶子啊你？”

“再来，朝我胸膛上打，用直拳。”

小二怕看见那些恐怖的星星，就没朝施学稼胸膛打，而是突然来它个天王盖地虎，从上头拍下来一掌，结果这一拍拍得自己手掌痛，亦是拍得施技师额头痛。两个人皆“哎哟哎哟”地叫，一个甩手，一个捂头。

“叫你打胸膛你怎么打我脑壳呀？”施技师愤怒指责模拟敌人。

小二气冲冲坐到床上，说：“打起架来人家会按你的指示来出拳啊未必？”

施技师亦坐到床上，沉思半天，道：“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以后练擒拿格斗，就任由小二一顿乱打。结果，通常，施学稼根本不是小二的对手。但施学稼却从总是看见星星的结局中学到了不少实战经验，自信心由此大增。

“他妈的，你刚才是怎么把我打翻的？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施技



师说。

于是再次被小二乱拳打翻。他坐在地上半天不起来，侧起脑壳，比比划划，道：“唔，明白了。明白了。要是这样对付。这样。这样。”很有悟性的模样。

一般来讲，贺技师由于内心有愧，望到施技师目光就有些躲躲闪闪。施技师找碴，他的策略就是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施技师断喝之下，他就连忙把书放回到试剂柜中，口里嗫嗫嚅嚅不知说些什么，转身走了出去。

“他妈的，老子今天非要揍他一顿不可，非要揍他一顿不可，向毛主席保证！”小二听得施技师恨恨地摩拳擦掌。那么大声音地信誓旦旦，贺技师在走廊上必定是听到了。

刘大姐从革委会办公楼回来时也是气呼呼的。“我有什么好值得怀疑的？我祖宗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根子正，苗子红，阶级敌人看见我都怕。那样的反标，什么沉默，什么死亡。我脑壳想烂都想不出来咧！还盘问得那么详细，几点几分几秒都在干些什么。还要证明！还要写我的名字！呸！”

小二仰起额头很突出的脑壳：“哎，你说什么啊你？”

王胖子师傅先于刘大姐两个钟头回来，倒是一脸的无所谓。他没说什么怨怨艾艾的话，只笨笨地朝窗台上一坐，摸出烟来点火。施技师一只手像行党卫军礼似的斜伸着说：“哎哎哎，车间里不能抽烟啊，到处是酒精乙醚丙酮的，起了火你负不负得起责啊！”

王胖子把脑壳伸到窗户外头，学着南京腔道：“老子下半身在车间里头，上半身在车间外头。你管我的下半身爱你。”

“你就是喜欢油嘴滑舌，你这个人。”

“你不会跟老子也打一架吧？”王胖子眼睛眯着，挑衅的模样，“老子不是贺光雄咪。”

王胖子非常胖，若生在日本，必定是个搞相扑的。他若是跟施学稼打架，不会出拳打左脸右脸或胸膛，只须朝他身上一跌，施学稼就